

钱谷融 著



钱谷融论学三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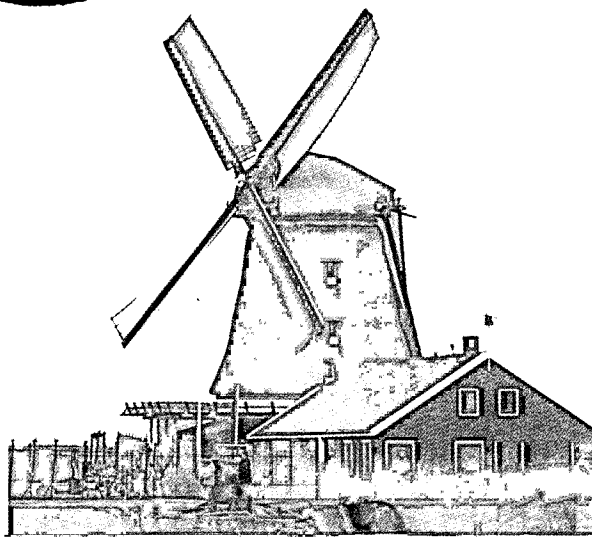
河南大学出版社

钱谷融
著

钱谷融论学三种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谷融论学三种/钱谷融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81091-802-2

I. 钱… II. 钱… III. 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0888 号

责任编辑 谢景和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诚和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30.5

字 数 437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对人的信心,对诗意的追求(代序)

——答友人关于我的文学观问

朋友给我出了个题目,要我谈谈我的文学观,使我感到有点为难。

首先,什么是文学就是个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大家的意见恐怕也很难一致。因为历来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文学,你要给文学下定义,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呢?譬如说吧,《诗经》、《楚辞》是文学,《三国演义》、《水浒传》也是文学;《全唐诗》、《全宋词》是文学,《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也是文学;《天方夜谭》、《伊索寓言》、《格林童话》是文学,《世说新语》、《游仙窟》、《聊斋志异》也是文学;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作品是文学,鲁迅、老舍、沈从文乃至张恨水、还珠楼主、金庸的作品也是文学。想用几句简单的话,把这么多纷纭复杂、多姿多彩的文学现象统统概括起来,总觉得不免顾此失彼,很难说得周全。既然我对什么是文学还缺乏一个明确的概念,那么,要我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文学观来,岂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吗?

我想,还是从自己的经验和爱好出发,谈谈我所喜欢的文学是什么样的,最最打动我的作品是哪一类作品吧。这样,也许可以使人对我的文学观多少有一些了解,说不定还能了解得比较具体些。

最先培养起我对文学的爱好来的是小说。早在小学读书时,我就接触了《三国演义》、《水浒》等名著,也看了一些文学价值不高的如《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之类的作品。尽管这时不懂得好坏,更不知道分别高下,但这些作品都激起了我对故事的兴趣,使我如饥如渴地要去找各种各样的旧小说来读。进了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收的唐诗、宋词以及历代的散文名篇,给了我莫大的享受,觉得它们都写得很美,

使我或者感到喜悦,或者感到惆怅,但精神上则始终有一种超越于现实生活之上的愉快之感,仿佛自己的心灵也得到了升华与提高。于是在课外,除了继续喜欢阅读故事性强的小说以外,对教科书中提到的一些诗词与散文作家的其他名篇,也尽量努力地去找了来读,这样就逐渐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纯正趣味,并使我开始对文学有了真正的爱好。与此同时,我也读了一些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品,并逐渐与外国文学有了接触。外国文学作品在我眼前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那里的风土人情,那里的人物和思想,都跟我过去所读的中国作品里写到的有很大的不同。但我同样能够理解,并且也能引起我的爱好。因为在那些作品里,同我们中国的作品一样,也是既有好人也有坏人,既有丑恶的东西,也有美好的东西。读着读着,总要在心头激发起一种强烈的爱憎感情,使我要全身心地爱那些好人和美好的东西,而满怀愤怒地去恨那些坏人和丑恶的东西。并且相信前者必定会战胜后者,消灭后者。因为我对人,对人的世界,充满了信心,深信事情应该是这样的,自己也为此而感到快慰和幸福。

后来作品读得多了,渐渐能够分出其间的好坏和高下来了。这就开始懂得了选择,并有所偏爱。我最爱读的首先是那种能从感情上吸引和打动我的作品,爱好的程度则与我被吸引和被打动的程度成正比。那种吸引和打动我最强烈、最深刻的作品,常常能使我超越平凡的现实生活,摆脱肤泛琐屑的感情的纠缠,使我的心灵得到升华和提高;虽然有时它也会给我带来痛苦和忧伤——能够具有这种力量的,往往就是那些最伟大的作品。

我们的教科书和评论文章告诉我们,文学作品有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这是不错的,文学作品确实具有这三种作用(或者说性能)。但这三种作用(性能)是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各自分离的。作为文学作品,它的认识作用与教育作用决不能离开审美作用而存在,否则,它就丧失了作为文学作品的品格。而上述两种作用,也将是空洞的、苍白无力的。人们之所以喜欢阅读文学作品,首先并不是为了要获取知识,得到教育,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求得感情上的满足和心灵上的愉快。一部文学作品所具有的认识、教育和审美三种作用(性

能),虽然是结合在一起的,却也常常有畸轻畸重的现象,很难达到浑然一体的程度。有的作品善于刻画世态人情和社会的风尚习俗,读了能使我扩大见闻,增长知识;有的作品长于展示社会矛盾,抨击黑暗,歌颂光明,读了能使我知所惩戒,得到教育。这两类作品,只要它们有一定的审美价值,能够吸引我读下去,而不是直白地向我灌输知识,进行教育,成为变相的教科书或者露骨的教训文学,我都欢迎,并且也愿意阅读。但是,只有那些真正的艺术作品,才能熔知识性、教育性与审美性于一炉,使这三者如水乳交融,互相渗透,不可分拆。而作为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的总体作用,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才能发挥到它的极致,才能把读者带到一个更高的境界里去,使他们在心灵上得到升华和极大的满足。我所最爱读的也就是这一类作品。

我觉得文学作品应该富有情致和诗意,使人感到美,能够激起人们的某种憧憬和向往。使我遗憾的是,最近一百年来,从世界范围来说,作家们的思想和技巧虽然日新月异,时显奇彩,可是在他们的作品中却少有丰厚的情致和浓郁的诗意。那令人憧憬、惹人向往,永远使人类的灵魂无限渴望的美,则更是日见其杳如了。众多享有世界声誉的名家的作品,虽然有些确也写得颇有深度,很能启发人们去思考;但总觉得缺乏吸引人的魅力,并不怎么使人喜爱。它们虽然也能引人去思考,但如果你不愿去思考,不想去思考,那也完全可以放得下,它们并没有那种逼得你非思考不行的强制力量。不像过去时代的作品那样,能够深深搅动你的心魂。在那些作品中,人物的命运遭遇和他们的坎坷的生活道路,常常会苦苦地纠缠着你,使你魂牵梦萦,寝食难安。而本世纪的作品,就很少能有这样的力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这道理很值得我们去探寻。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纪的作家,似乎理智远胜于感情,好像他们更多的是在用他们的头脑而不是用他们的整个心灵在写作。因此他们的作品最打动我们的也往往是偏重在思想上,而不能使我们全身心地激动。我无论读卡夫卡、海明威、加西亚·马尔克斯乃至米兰·昆德拉的作品,都决不能引起像读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的作品那样的兴趣来。难道是他们的感情的力量比前人衰退了?还是因为他们的思想的力量太强大了呢?我想情形不见得会是这样。在文学

作品中,无论感情还是思想,都应该蕴涵诗意。这样的感情和思想,是无法把它们分拆开来的。如果可以分拆,其中就不可能包孕诗意,那就不是文学(艺术)的思想感情,也不会有文学(艺术)所具有的力量。在一个真正的作家(艺术家)身上,思想的力量与感情的力量是凝为一体的,一个的强大只会增加另一个的力度,而不是相反会使另一个削弱。假使出现了一个削弱另一个的情况,那么这时的思想感情必然已经越出了文学(艺术)的疆界,写出来的东西也就不再是艺术品了。其中当然也不会有什么诗意。

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所产生的作品中,诗意会愈来愈稀薄呢?一种解释是归罪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说因为生活里充满了竞争残杀,尔虞我诈,使得诗意无处栖身,作品里自然就难得见到它了。这可能是一个理由,但我对此不能没有怀疑。因为我想,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总都是既有黑暗也有光明,同样,也必然都会各有它们自己的诗意和自己的美。诗意和美决不是天生的纯客观的东西,正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里的人创造了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的诗意和美。所以单从客观生活方面去找原因是不行的,还得同时从作家的主观一方面去进行考虑。今天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文明异常发达,在强大的物质力量前,人处处显得无能为力。作家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里,目睹人们所处的窘困境地,虽深感不安而又无可奈何。其所以觉得无可奈何,乃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对整个人类已经失去了信心,找不到抵制和驾驭强大的物质力量的办法。只感到前途茫茫,看不到希望,看不到理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哪里还会有什么诗意和美呢?其实,我想事实不会是这样的。今天的物质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人类始终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主人。物质与精神,精神与物质,必将同步前进,人类决不会找不到对付物质力量的办法。问题是在于我们必须建立起对人的信心。这一点,对我们的作家们来说尤其重要。有了这样的信心,我们的前景就会显得光明起来,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挫折,也阻挡不了我们为人类的进步和幸福而奋斗的勇气和决心。这样,在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就决不会缺少诗意和美了。这种对人的信心,就是我多少年来所一直呼吁的人道主义精神。文学作品是决不能缺少这种

人道主义精神的。大家不妨考察一下，在古往今来的所有伟大作品中，有哪一部是缺少这种人道主义精神的呢？而有些虽然轰动一时，写得也确实颇有特点的作品，其所以过不了多久（几年或者几十年），就渐渐为人们所淡忘，终于不能进入伟大作品之林者，不正是因为其中缺少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的缘故吗？

虽然我认为文学作品必须有诗意和美，最好还要能使我们的精神得到升华，心灵得到提高。但这样的作品毕竟是不可多得的。不得已而求其次，我也喜欢读一些故事性强、富有吸引力而又不是违情背理的胡编乱造的作品。这样的作品虽然意义和价值不一定很大，却也能满足我们精神上的需要，而且读后也不会是全无所得。近年来，人们不断在为严肃文学的市场日渐为通俗作品所占领而忧心忡忡。其实，且不说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名称与界限，还大可讨论，而且通俗文学也决不是可以轻视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最初原是说书艺人的话本，关汉卿和莎士比亚的戏剧，里巷小民、贩夫走卒也能欣赏，它们都是很通俗的。我觉得我们的作家正应该在作品的通俗性上多下功夫，要使广大群众都能爱看。一部小说，自然也可以不重故事情节，但故事情节毕竟是很有吸引力的。如果我们的作家能在编故事的技巧上多留意一些，使他的作品更容易走入群众中去，该有多好呢？消遣的观点，一向为我们所不取，但人们有时还是需要消遣、需要娱乐的。试问，究竟有多少人是为了受教育、学知识而去看戏、看电影、看小说的呢？应该承认，他们首先大都还是为了消遣，为了娱乐。那么，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怎么可以不重视趣味性，不讲究吸引人的艺术魅力，不在使人爱看爱读上多下功夫呢？在这一点上，严肃文学的作者们倒是应该多多向成功的通俗作家学习的。

以上我拉拉杂杂地谈了一些我对文学作品的看法，也可以说就是我的文学观吧。

总 目

对人的信心,对诗意的追求(代序)

——答友人关于我的文学观问

论文学

论“文学是人学”…………… (3)

文学的魅力…………… (67)

论曹禺

《雷雨》人物谈…………… (3)

曹禺剧作谈…………… (97)

论鲁迅

艺术·人·真诚

论 文 学

目 录

论“文学是人学”

论“文学是人学”	(3)
文艺创作的生命与动力	(41)
管窥蠡测	
——人物创造探秘	(55)
后记	(64)

文学的魅力

文学的魅力	(69)
关于文艺特征的断想	(87)
谈文艺批评问题	(95)
关于艺术性问题	
——兼评“有意味的形式”	(107)
论托尔斯泰创作的具体性	(114)
文学问题杂谈	(137)
文学评论散谈	(154)
文学研究漫谈	(168)

论“文学是人学”

《论“文学是人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 10 月初版),为“新文学论丛”丛书,共收论文三篇,附录、后记各一。今据正文及后记,单独成章。

新文学论丛

文学是人学



“文学是人学”是苏联作家高尔基的名言，也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本书是钱谷融先生对这一命题的深入探讨，全书共分五章，从文学的本质、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人生、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本书是钱谷融先生多年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结晶，也是我国文学理论界的一部重要著作。

论“文学是人学”

钱谷融

人民文学出版社

论“文学是人学”

高尔基曾经作过这样的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我们在说明文学必须以人为描写的中心，必须创造出生动的典型形象时，也常常引用高尔基的这一意见。但我们的理解也就到此为止——只知道逗留在强调写人的重要一点上，再也不能向前多走一步。其实，这句话的含义是极为深广的。我们简直可以把它当做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一把总钥匙，谁要想深入文艺的堂奥，不管他是作家也好，理论家也好，就非得掌握这把钥匙不可。理论家离开了这把钥匙，就无法解释文艺上的一系列的现象；作家忘记了这把钥匙，就写不出激动人心的真正的艺术作品来。这句话也并不是高尔基一个人的新发明，过去许许多多的哲人，许许多多的文学大师都曾表示过类似的意见。而过去所有杰出的文学作品，也都充分证明着这一意见的正确。高尔基正是在大量地阅读了过去杰出的文学作品，和广泛地吸收了过去的哲人们、文学大师们关于文学的意见后，才能以这样明确简括的语句，说出了文学的根本特点的。

我这篇文章，就是想为高尔基的这一意见作一些必要的阐释；并根据这一意见，来观察目前文艺界所争论的一些问题。

—

文学的对象，文学的题材，应该是人，应该是时时在行动中的人，应该是处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这已经成了常识，毋须再加

说明了。但一般人往往把描写人仅仅看做是文学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如季摩菲耶夫在《文学原理》中这样说:“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①这就是说,艺术家的目的,艺术家的任务,是在反映“整体现实”,他之所以要描写人,不过是为了达到他要反映“整体现实”的目的,完成他要反映“整体现实”的任务罢了。这样,人在作品中,就只居于从属的地位,作家对人本身并无兴趣,他的笔下在描画着人,但心目中所想的,所注意的,却是所谓“整体现实”,那么这个人又怎么能成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着自己的真正个性的人呢?而且,所谓“整体现实”,这又是何等空洞、何等抽象的一个概念!假使一个作家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反映整体的现实”,假使他是从这样一个抽象空洞的原则出发来进行创作的,那么,为了使他的人物能够适合这一原则,能够充分体现这一原则,他就只能使他的人物成为他心目中的现实现象的图解,他就只能抽去这个人物的思想感情,抽去这个人物的灵魂,把他写成一个十足的傀儡了。应该说,季摩菲耶夫还是比较重视文学艺术的特征的。在他的那本《文学原理》中,有着很多精辟的见解。那本书,在苏联虽然受到很多人的非常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但我以为这些批评和指责未必都是正确的,然而这里所提到的一点,却是一向毫无异议地为人家所接受的。在苏联是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正因为这种理论是一种支配性的理论,在我们的文坛上也就多的是这样的作品:就其对现实的反映来说,那是既“正确”又“全面”的,但那被当做反映现实的工具的人,却真正成了一把毫无灵性的工具,丝毫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了。

我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我认为文学不能够或者不必要反映现实呢?不是的。文学当然是能够,而且也是必须反映现实的。但我反对把反映现实当做文学的直接的、首要的任务,尤其反对把描写人仅仅当做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我认为这样来理解文学的任务,是把文学和一般社会科学等同起来了,是违反文学的性质、特点的。这样来对待人的描写,是决写不出真正的人来的,是会使作品流于概念化的。

① 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第24页。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文学的任务,怎样来对待人的描写呢?

过去的杰出的哲人,杰出的作家们,都是把文学当做影响人、教育人的利器来看待的。一切都是从人出发,一切都是为了人。鲁迅在他早年写的《摩罗诗力说》中,以“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①,为诗人之极致。他之所以推崇荷马以来的伟大的文学作品,是因为读了这些作品后,能够使人更加接近人生,“历历见其优胜缺陷之所存,更力自就于圆满”^②。这种看法并不是鲁迅一个人所独有的,而可以说是过去所有杰出的、热爱人生的诗人们的一种共同的想法。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谈到文学的作用时也这样说:“诗人指导人们趋向于高尚的生活概念和情感的高贵形象;我们读诗人的作品,就会厌恶那庸俗的和恶劣的事物,就会看出所有美和善的迷人的地方,爱好所有高贵的东西;他们会使我们变得更好,更善良,更高贵。”^③一切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它的最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伟大的诗人,都是本着这样的理想来从事写作的。要改善人的生活,必须先改善人自己,必须清除人身上的弱点和邪恶,培养和提高人的坚毅、勇敢的战斗精神。高尔基在他的一篇题名《读者》的特写中,是这样来说到文学的目的和任务的:

文学的目的是要帮助人了解他自己,提高他的自信心,并且发展他追求真理的意向,和人们身上的庸俗习气作斗争,发现他们身上好的品质,在他们心灵中激发起羞耻、愤怒、勇气,竭力使人们变为强有力的、高尚的、并且使人们能够用美的神圣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④

而历来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也的确是以赞美和歌颂好人好事,鞭挞和

①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01页。

② 同上书,第204页。

③ 转引自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第18页。

④ 转引自伏尔科夫:《高尔基》,第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斥责坏人坏事为其职责的。善恶邪正的斗争,成了文学的基本主题,而且善总是战胜了恶,正总是压倒了邪。即使邪恶在作品中得胜了,但人们的同情也必然是在善和正一方面的。正像高耐依在论到戏剧的作用时所说的:“好人虽然遭到不幸,大家一定是爱他的,同情他的;坏人虽然得志,大家一定是恨他的,讨厌他的。”这是因为,作者在描述作品中的这些人物时,并不是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一个工具,而是把他们当做和自己一样的人。他不能不爱那些他所认为善良和正直的人,而恨那些他所认为奸邪和凶恶的人。他和他笔下的好人一同欢笑,一同哭泣,为他们的快乐而快乐,为他们的忧愁而忧愁。而对于那些坏人,则总是带着极大的憎恶与轻蔑,去揭露他们的虚伪,刻画他们的丑态。作者就用他的这种热烈分明的爱憎,给了他的人物以生命;又通过他的人物来感染读者,影响读者。使得读者和他一起来爱那些好人,恨那些坏人,并进而鼓舞读者积极地在现实生活中帮助好人去和邪恶战斗,去扑灭邪恶,肃清邪恶。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人们在提到那些为我们创造了杰出的文学作品的大师的名字时,才总是怀着无限崇敬与感激的心情的。假使作家所着眼的是所谓“整体的现实”,或者像另一些人所说的是所谓“生活的本质”、“生活发展的规律”,而把人仅仅当做是借以反映这些东西的一种工具的话,那么,他就再也写不出这样激动人心的作品来,再也收不到这样巨大的效果了。

我这样说,是不是会斩断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取消了文学反映生活的职能呢?这种顾虑(或者简直是对我的责难),其实是不必有的。除非作家写不出真正的人来,假如写出了真正的人,就必然也写出了这个人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和当时的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因为,人是不能脱离一定的时代、社会和一定的社会阶级关系而存在的;离开了这些,就没有所谓“人”,没有人的性格。我们从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都可以看到时代、社会和阶级的烙印。这些烙印,是谁也无法给他除去的。曹雪芹难道是为了要反映封建社会的日趋崩溃的征兆,为了要反映官僚士大夫阶级的必然没落的命运而写《红楼梦》的吗?当然不是的。他是因为受到了对于贾宝玉、林黛玉等人(这里不谈这些人是怎样闯进他的心海里去的问题)的一种无法排解的、异常深厚复杂的感情的